

老鬼 著

血色黄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血色黄昏

(修订本)

老鬼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黄昏/老鬼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

ISBN 7-5004-2038-2

I. 血… I. 老…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88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77 千 印数:1-20000 册

ISBN 7-5004-2038-2/1·268

定价:25.00 元

修订版前言

为真实再现当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这次再版，做了一些大的修改：

一、补充了刚来草原时，因跟人斗气，写一告密信，揭发同伴出身不好。

二、补充了1969年秋内蒙古建设兵团发枪时，为争取发到枪，不少知青写了血书。

三、补充了在快离开草原时，于寂寞难耐中与一位女知青有了人生的第一次。

四、把因为情绪而给自己所恨的人加上的某些坏事还原给真正的责任者。

五、删除一些与主要故事脉络无关的章节。

六、冯牧同志曾向我建议不要用冷僻字做书中人物的名字，此次特将主人公林鹄(hu)改名为林胡。

其他没有改动。

借此机会，谨向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一切关心帮助我的朋友们深深致谢！

感谢广大读者对《血色黄昏》的尊重和理解。

作者 1996年9月15日于北京

一 抵达内蒙

1968年11月底。

从张家口下了火车，我们沿着一望无际的公路向北徒步行进。自大串联后，养成了扒车的习惯，能蹭就蹭，不能蹭就步行，反正这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方向绝对正确。自信凭我们的本事，早晚能截个车。

从张家口走到张北80里地。出了张北，就到了坝上，即所谓内蒙古高原，气候明显见冷。我们4人都戴着50年代的蓝棉帽，放下了帽耳朵，帽耳朵边上沾着白霜。塞外荒野，名不虚传。沿着从张北到宝昌的一条崎岖不平的砂土公路，四周是荒寒的土地，破旧的农房，光秃秃的山坡，人烟稀少。

我们背着背包，顶着严寒跋涉。公路弯弯曲曲，没有尽头。沿途汽车也零零星星，没几辆。好，身后终于传来汽车声。雷厦挥动着双手，站在路中央。解放卡车跑到跟前，只好停下。

司机不耐烦地说：“你不要命啦？个球泡的！”

“同志，拉我们一截吧。”雷厦不卑不亢地喊，走到驾驶室前。

“不拉。”

那司机趁机加大油门，卡车狂吼着开走。我们只好狠狠地向远去的卡车吐着吐沫，臭骂这王八蛋司机，继续一步一步地向远方走着。

四野茫茫，天空阴霾，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凛冽的寒风，稀零零的雪花，伴随着我们。

晚上，我们住在路边的一个车马大店。里面昏暗、肮脏、简陋。

在伙房里，我们围坐着，头一次吃着莜面饸饹。那伙房的地上堆着柴禾，乌黑的房顶，乌黑的墙，乌黑的锅盖。

雷厦咬着牙吃莜面饸饹。据说，这是当地人过节才吃的饭。被认为是对我们的款待，可是那股棕油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金刚偷偷对大家说：“厕所的味儿大得出奇。好可怕！能呛你一眼头。”

果然，大车店的厕所和北京的完全不一样，那是在一个深坑上架块有茅坑的木板。木板要是塌了，人就会掉到粪坑里。下面的粪橛子冻成了一个宝塔般的冰柱，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这还是冬天，夏天就可想而知。

晚上，我们睡在了一张大炕上。静静听着大车老板子吹牛、抬杠、聊老娘儿们。

金刚担忧地问：“如果当地不要我们怎么办？听说那地方已经停止接受知青了。”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应该欢迎。”雷厦充满信心。

“可是人家不要你，也有人家的理由。我不相信全国这么大，谁去了他们都会要。”

“别瞎发愁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说。

“把达以地，把达以地……”金刚反复背着刚学来的蒙语。

山顶认真地看着《养马学》。

雷厦沉思道：“明天，我们一定设法截个车。在大草原上，上百里没人烟，不能像串联时那样徒步走，否则非得给你冻死。”

……

夜晚，只听见外面，那凄厉的寒风在嘶叫。我们互相挤着，一股劣等烟草、羊皮袄、莜面的混合气味把我们送入梦乡。

次日，在漫长的公路上，继续向北行进。

截了一辆又一辆的车，碰了一个又一个的钉子。雷厦的社交能力没比，最能拉下脸求人，最能忍受脸上的屈辱。截车也是个本事，雷厦敢大大方方站在路中央一趟一趟地截，手舞足蹈地呼喊，叔叔大爷

地猛叫……我却胆子小，害羞，怕挨干。

终于，顽强的雷厦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截停了一辆车。这位老司机被感动了。

“老同志，拉我们一截吧。我们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从张家口走到这儿，已经走了3天。很累很累，真的，请搭我们一截吧！”

“你们从张家口走到这儿？”老司机很有点惊讶。

“还骗你？”雷厦那张漂亮的脸给冻得像红萝卜一样。

“快上车吧。”

我们4个人欢笑着，像小鸟一样地爬上了车。这辆挂着篷布的卡车在草原上颠簸着，一口气把我们拉到了锡林浩特。

街上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深挖猛揭锡盟内人党的盖子！”、“彻底肃清以乌兰夫为首的一小撮内人党分子！”、“挖肃是内蒙当前斗争的大方向！”、“高万宝扎布罪该万死！”

我们是私自跑来的，先要得到盟知青办的批准，才能合法下牧区。晚上暂住在锡林郭勒盟中学。

在盟安置办公室，山顶刻的假公章发挥了威力。

内蒙锡盟有关部门：

兹介绍我校学生林胡、雷厦、吴山顶、金刚4人前去联系插队落户事宜，请予接洽。

北京四十七中革委会 1968年11月7日

办事员认真地看完了介绍信，一点也没怀疑它是假的，慢条斯理说：“真是很抱歉了，我们锡盟的安置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没有力量再接收。”

“可事实上，仍有很多地方缺人。”

“是缺人，我们这儿来个两万三万的还缺，但关键是经费问题。没有经费，你让我怎么安置？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450，我们这地方已经接受了4000多，实在没有能力再接收，早已超过了预算。”

这办事员眼睛很大，炯炯有神，手洗得白白净净，态度坚决，毫无通融余地。

4 血色黄昏

我们失望而归。次日又到盟安办，和这个办事员软磨硬蹭。

“董大叔，求求你了，收下我们吧！”雷厦央求着。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您帮帮忙，完全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金刚说。

“我也不反对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可以找一个愿意接收你们的地方，但我就是没钱安置你们。没有安家费你们干不干？”

我们4人面面相觑。

“哼，安置一个人，要花钱的。”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应该支持，想想办法嘛！”我生硬地说。

“唉！”那办事员瞥了我一眼：“真没法办这个事。上面已经说了，停止接受知青。你们要有意见可以找领导去。”

……

夜晚，我们在盟中宿舍研究对策。

我很担忧：“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每人带的钱都不多，整天下饭馆最多能坚持一个礼拜。”锡林浩特的饭馆邪贵，最贱的菜也六七毛一盘。

吴山顶的眼珠闪了闪：“听说盟军分区赵司令员的儿子就在这儿上学，我们和他儿子套套近乎，想想办法通过赵司令员取得批准。”

雷厦想了一着妙计：“我们最好每人写份血书，面呈给司令员，保准成功。”

“对，好主意！”我高兴地说。

山顶说：“我负责跟他儿子联络。”

次日，山顶真找到了那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小孩眉清目秀，文文静静，身穿一身干净的军装，一看就是部队干部子弟。

“小鬼儿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交个朋友吧。”

山顶很热情地送给他了一个大主席像章，有墨水瓶那么个儿，作工讲究，孩子异常喜悦地看着，一下子就被我们征服了。

“嘿，你们这儿跳不跳忠字舞？”

“不跳。”孩子腼腆地说。

“看过老太太跳忠字舞吗？特神，来，我给你表演一下。”

山顶认认真真地学着小脚老太太跳了一段忠字舞，手舞足蹈，装着罗锅、瘪嘴，八字步、颤颤巍巍，把那孩子逗笑了。真没看出来山顶挺有表演天才。

“小鬼儿头，你爸爸晚上在家吧？”

“平时都在家，有时候去开会。”

“好，那我们要到你家去，到时候你得给我们开门，引见你爸爸。”

“没问题。”

“给我们说点好话啊，让你爸批我们下牧区插队。”

“行。”

……

晚上，在盟中杂乱的男生宿舍，我们开始准备血书。

割！打起仗来，命都可以牺牲，还在乎这点血。我拿起一把电工刀，给自己的左手指来了一下，血汩汩冒出，用手指沾着血写道：“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请接收我们吧！”字迹歪歪扭扭。

每人都用这把刀割破手指，写了自己憋在心目中最想说的几句话。

自然，给自己肉上割一口子不是多困难的事，青年人喜欢干点拔刀见血的举动。不过这毕竟不是割猪肉，是要划开自己身上的一块皮。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盟军分区的大院，找到了赵司令员的家。

那小鬼头儿很热情地打开了门，把我们带到他父亲面前。

“啊，你们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欢迎欢迎。”

我们坐下后，由雷厦开讲：“赵司令员，我们从心眼儿里喜欢内蒙这块土地，真心地想来这儿插队落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盟安办却以没经费为理由，拒绝接收我们。现在我们身上的钱很少，坚持不了几天，就要没饭吃了。希望您能批示有关单位接收我们。这是我们写的血书。”

看见4张血迹斑斑的信，赵司令员感动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反对你们这样干。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内蒙草原，精神可佳，我们当然要支持，完全支持！”他马上掏出钢笔，在我们的一份血书上批示：“请盟安办予以安置。”

赵司令员很和气，没架子，面貌端正，跟他的小鬼头儿子一样，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印象。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功。盟安办把我们分配到西乌旗巴颜孟和牧场。

哈哈，我们总算不会再灰溜溜地折回北京了，像姜傻子那样。（他们几个计划步行到西藏，最后连河北都没出，就被民兵给抓住，灰溜溜地又回来。）

巴颜孟和牧场位于西乌旗东北方向200里。场部的荒凉破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个县团级单位不过是两排土坯房，另加几排地窝子，远远不如内地的一个生产队。场部办公室是全牧场惟一的砖房。小卖部只有一间屋大，来买东西的牧民稀稀零零。货更是少得可怜，连点儿当地产的黑糖块都是好东西，被牧民互相转告，抢着买。

印象最深的那个群众专政大院：一大马厩里面挖了一排地窝子，关着40来个牛鬼蛇神，什么“内人党”、“叛国分子”、“反革命”、“破鞋”、“反动喇嘛”……应有尽有。每天，他们排着队，低着头，默默去上工。

场部领导原想给我们分到三连，说是纯农业队，离场部近，住房子，生活条件比较好。我们一听就急了。要到农业队，大老远来内蒙干什么？坚决要求到牧业队，并要到离场部最远的地方。于是就把我们分到了额仁淖尔，即七连。

在住招待所期间，我们常偷骑牧民拴在木桩上的马，拔一蹦子，让马流一身汗，可没少挨骂。牧民们埋怨道：冬天的马，流一层汗，掉一层膘儿。

下牧区最大好处是可以狠狠过一把骑马瘾。

几天后，赶大车的老姬头拉着我们到七连的东河，一个在场部东北40里的更加荒凉的地方。

马车像个小蚂蚁，在茫无涯际的草原上移动。赶车的老姬头嘴里得得得不停地唠叨：“唉呀，这儿不穿皮裤可不行，棉的再厚也不顶！”老姬头身穿皮得勒，蜡黄脸，有几根稀疏的胡子，像个土匪，搂着大鞭杆：“你们出门可得小心，千万别迷了路，冬天要是迷了路你就等死吧。这地方年年都有冻死人的，哼，牧民多经冻哇，可鼻子耳朵照样给冻掉。哈哈，白毛风要是来了，伸出胳膊都看不见。不是吓唬你们，咱这地方，六月天还冻死过人呢！”

老姬头的这些话听了很好玩儿，更令人对草原有一种敬畏。

冬季的草原灰蒙蒙的。埋在积雪下面的野草稀稀拉拉，露出一小点枯黄草尖，僵僵伫立。偶有一堆牲畜的白骨散落在冰雪之中。纵目远眺，四面都是一望无际，只有大车道弯弯曲曲伸向天边。

草原太辽阔了，辽阔得让人心里空虚，让人全身震骇。面对草原，最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生命的渺小，微若尘埃。最让人怵的是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静得掉在地上一根草都能听见。

白皑皑，光秃秃，平坦坦，苍茫茫。

这就是草原，没有那种精致典雅的秀媚，以原始般的粗犷和莽苍屹立在人们面前。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景色的，地地道道的未被雕琢的自然美，辐射着严酷的寒光。

我们坐在大车上，每人都盖着好几张羊皮，腿还是给冻僵。浩瀚的锡林郭勒草原啊，你真的是这样冷酷、粗野、荒凉吗？

“新的生活开始了！”雷厦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是好样的，从没路的地方，硬闯出了一条路。”金刚轻轻说。

“嘶，好冷啊！”我给冻得缩着脖子。

哈哈，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内蒙落下了脚。

万岁！热血。

三 冷峻的草原

我们的蒙古包事先已扎好。

进去后，一个模样善良的蒙古中年妇女很利索地帮我们把炉子点着，熬上茶。刚想向她表示谢意，猛一瞥，发现她蒙古袍背后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蒙汉文写着“牧主分子”。谁也不敢再说谢谢，怕立场不稳。

当地贫下中牧过去从不搞阶级斗争，现在一搞，也相当会搞。他们发明了在五类分子后背上缝布条的法子，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专政对象，要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还被告之贫下中牧家的蒙古包前都挂着红旗，没挂红旗的就是有问题的家。下包喝茶，一定要到插着小红旗的包。

在七连东河蒙古包里的第一夜是难忘的。

临睡前，往铁炉里倒了一簸箕牛粪，憋了一阵，烟越来越浓，“嘭”的一声，跟爆炸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把一节炉筒烧得通红。毡子外面寒风刺骨，毡子里面却只穿着背心裤衩还热得满头大汗。但只要火一灭，蒙古包里酷冷。每人除了被子外，又把八张羊皮全盖上，堆成厚厚一大团。都蒙着头睡，否则冻耳朵。

半夜，我身上盖的羊皮滚掉了，一下子给冻醒，只好当团长。蒙古包顶上有个通气通光的大圆窟窿，透过它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外面实在太冷，不敢伸出手把羊皮盖上，只好踢开被窝，硬钻到雷厦的被窝里。

涌进一股冷气，雷厦叫唤起来：“哎哟，哎哟，你这脚跟冰块一

样。”我俩屁股对屁股，裹紧了被子，继续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透过一缝隙，望着蒙古包顶上的窟窿，想起了白天到达东河与牧民见面的情景。气氛冷清，根本没人欢迎我们，只有一两个黧黑的蒙古牧民骑着马，呆漠地望着我们，脸上连点笑容也没有。他们用蒙语叽叽咕咕一阵后，骑着马扬长而去，跟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迷迷糊糊地回想着来到草原那一刹那的感受。直到上午11点多钟，老牧主贡哥勒从外面带了一把枯草，放进炉子里，又在枯草四周摆了几块牛粪，为我们点着炉子，大家才战战兢兢地从被窝里钻出来，趁热起床。

贡哥勒来到外面，在严寒中为我们杀牛。他把牛的两个前腿搬到犄角后面，根本不绑，就在牛的胸膛上割个小口，把一只瘦瘦的胳膊伸进牛胸腔里掏心，掐断一动脉管，牛马上就死，比汉族杀牛要科学得多，省事得多。之后，他开始用把破电工刀剥皮剔肉……他的得勒背后贴着一白布条，提醒人们他是个牧主。

我透过门上的小玻璃，好奇地看着这整个过程。

雷厦兴高采烈地切肉，准备着饭。突然把刀放下：“实在憋不住了！”他匆匆地穿上衣服，武装好，惨叫着跑到包外。

不一会儿，解便回来，大口喘着。

我问：“你在那儿拉的？”

“马厩后面。”雷厦唉叹道：“哎哟，屁股要给冻掉了。那风跟刀子一样。”

“我也憋不住了，怎么办？”

“去吧，速战速决，保护好屁股和老二。”雷厦笑着说。

当我蹲在马厩旁，体会到内蒙的酷寒时，才恍然大悟：牧民的得勒很有优越性，多大的风，多冷的天，蹲下就拉，不用担心冻着腩。

饭做好，我们4人啃着手扒肉，发现内蒙的羊肉名不虚传，好吃得要命。奇怪，内蒙的羊肉怎么没膻味！

上午，贡哥勒的老婆，那模样标致的中年妇女来给我们缝皮得勒。她后背上贴着一个黑污污的白布条，使我们不敢对她和气一点。

这位脸色红润的蒙古妇女熟练地为我们裁剪皮子，一针一线地缝着。她对自己后背上贴着那块白布条似乎毫无怨言。

晚上。

已睡下后，牛的哭喊声把我们惊醒。几十头牛聚集在白天那头牛被杀的地方，用蹄子刨着地，用鼻子嗅着冻土，用舌头舔着同伴的血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放声恸号，那扑簌簌的泪水冻成冰碴挂在眼窝下面……这一群牛的蹄子声，轰轰响，好像就踩在你脑袋边。

金刚害怕地问：“它们会不会冲进蒙古包里来？”

有几头牛竟跑到蒙古包跟前，一头牛把双角往蒙古包上来回蹭，整个包都在颤动，着实可怕。

我的疯劲上来，穿上衣服，拿着一个大棍子，冲出去，朝站在包附近的牛又打又吼，横冲直闯，这牛虽块儿，胆子还是小，几十头被我一人就给打跑了。

可是不一会儿，牛群们又返回来，围绕着那牛被杀的地方呜呜哭泣，有的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拉长声哀号。吵得我们根本睡不着觉。

金刚大为感动，噙着泪说：“牛真好呀！唉，我以前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决不吃牛肉。我现在宣布，今后我绝不吃牛肉了。”

我嘲笑道：“你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这一夜，外面的几十头牛不断地哀叫，呼唤着死去的同伴。在酷寒中，无比凄凉。

动物里，可能也就是牛，能为死去的同伴这么哀哭，那眼泪真的往外哗哗冒。

次日，牧主老婆又来为我们一针一线地缝得勒。其实很感激这位蒙古妇女，但不敢表示出来，不断提醒自己：“可是牧主婆啊，不能对她有好感。”

这位蒙古中年妇女的脸颊红红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她梳着辫子盘在头上，外面包着白布。表情是那么的善良温和，与阶级敌人的概念实在不相吻合。我们4人只敢偷偷地瞥她一眼，不敢与她眼睛正视。虽然包里就我们几个人，都尽量不理她。

下午，马倌儿给我们抓来马，每人一匹。我向牧民请教：“哪匹最好？”

马倌儿说：“小青马最好。”我犹豫片刻，狠狠心宣布：“我要小青马。”

山顶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你要最好的马？”

“不为什么。”

山顶对雷厦说：“起码应该说句话，给大家打个招呼。我才不稀罕那匹马，就是觉得他太霸道。”

大家都对我露出不满之色。

我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心想这队伍是我拉起来的，4人里，我胳膊最粗，腿肚子最壮，悠双杠最多，我当然应该有最好的马。

雷厦似乎也有意见，但没跟我多计较。

小青马属于我的了！没办法，在马面前，我没法对朋友讲点义气，实在是太馋了。

由于“挖肃”，牧场几乎瘫痪。达勒嘎（干部）全靠边站，我们知青整天闲呆着，没人管。

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照顾自己的马上了。每天饮二遍水，遛，吊，喂青草……像照顾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地精心喂养。

有一次，小青马打梁了，我自己扛着鞍子，牵着马走20多里地，不忍心骑在马的伤口上，被牧民当作笑料。

我们4人都爱趴在土围墙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马吃草。倾听它们咀嚼草时所发出的咔嚓咔嚓声，马嚼干草就像我们吃大虾一样津津有味，看它专心致志，吃得那么香，自己嘴里都冒口水。当我给小青马挠痒痒时，它会把肥厚的脖子伸过来，让你使劲给它挠。

户外极冷，我们给冻得用手捂着耳朵，跳着蹦着，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马。

我们骑马从不轻易大跑，只有实在瘾得不行了，才短距离的拔它一蹦子。谁都特爱惜自己的马，借马要比借钱难得多。

雷厦是一匹花马，跑得不快，不久把花马换了匹大白马，就是口老了，号称日行500，是原场部一头头的。给他美得屁颠儿屁颠儿，没事就骑着下包。下了几次包后，雷厦就了解了不少牧民的生活细节，回来后，绘声绘色地给我们吹。

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带着古代战士的痕迹。

牧民们终年累月不脱衣服睡觉；把皮裤脱一半，裹着得勒，再盖件皮被，天气再冷，也可以随时起床；他们喝奶茶不用筷子，舌头舔得特干净，根本不用刷碗；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一把电工刀，磨得贼快；一辈子不洗澡，衣服从新穿到烂；他们每天只晚上吃一顿饭，早上、中午都喝茶；他们思想也不像报上宣传得那样革命，跟牧主拉拉扯扯，来往密切；他们热情好客，不管是谁（包括专政对象），一进蒙古包先给你一碗奶茶，并且容留过路人住宿。他们在男女问题上没有孔老二的影晌，比较开通，解放前梅毒流行，但不像传说的那样乱伦，蒙古姑娘也绝不像妓女，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他们为报答几分钱的恩情，可以付出一头牛的代价，也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动了杀机。

.....

草原生活虽然孤寂，可也确实有浪漫的一面。出门骑马，喝茶吃肉，活儿可干可不干，成天四处串包。记得有一次，也是自己跑来的北京女知青刘英红去场部买东西，回来时刮白毛风，迷路了。我们全体知青出动，直到夜里10点才把她给接回蒙古包。她在卸骆驼套时，不知怎地把骆驼弄惊了，给她撞个跟头，大蹄子还把她的蒙古袍扯了二尺长的口子。她却躺在雪地上哈哈地笑了起来，当晚就给同学写信，洋洋洒洒3大页，详细介绍了这次迷路的经过，觉得非常好玩儿。

在北京，一个姑娘哪有被骆驼撞一跟头的乐趣？

这天晚上，我们参加了本队牧民召开的批斗会。

在公共的蒙古包，两个包连在一起，挺别致。说是6点开会，到8点也没开。蒙古包里烟雾腾腾，牧民们特能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昏黄的煤油灯下，这一张张古铜色的面庞又黑又糙，个个都那么坚硬、糙裂、饱经风霜。大多数牧民都穿着熏黄了的没有面的皮得勒，很厚。

他们本来就块儿，再穿上这么厚的皮得勒，就更显得魁梧粗壮。

“贫下中牧开会还这么拖拖拉拉？迟到两个钟头了还不开会。”金刚偷偷嘀咕。

有的牧民在掰腕子，有的互相抬杠，有的抽烟沉思，有的把胳膊从得勒中退出来，翻找衬衣上的虱子，有的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

最后终于开会了：大家起立，向毛主席鞠躬，高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塔布勒满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声音粗嘎，撕裂而阴沉。内蒙的这首歌调子有点悲凉，让人听了想哭。

那四个被斗的内人党分子低着头，站在大家面前。个个麻木不仁，铁青的脸。贡哥勒也站在一旁。

批判时，全是说蒙语，我们一点儿也听不懂。

但牧民们个个都心不在焉，根本没人用心听，有的睡觉，竟打起了呼噜。有的妇女织着牛毛手套，有的牧民玩着自己的小打火机。两个年轻牧民互相开着小玩笑：我在你的背后贴个烟纸盒，你在我的后脑勺上粘一小团羊毛……

牧民道尔吉吐吐沫的本领相当高强。他能大老远把口水射到一个小羊粪蛋上，百发百中。他眯着眼，不一会儿就用嘴“滋”一泡，滋灭一个羊粪蛋。他屁股旁的那本毛主席语录脏得不堪入目。

这阶级斗争的第一课真使我们万万没想到。贫下中牧在批斗会时嘻皮笑脸穷逗，吹牛，吐口水玩，东倒西歪睡大觉，跟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